

卷四 逐鹿陕川康

卷五 黑网录

金陵 残照记

下

陈少校

著



陈少校 著

金陵残照记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169 号

金陵残照记

(上、下册)

陈少校 著

责任编辑:高晓彬

*

农村读物出版社 出版
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印刷

各地新华书店 经销

*

850×1168 毫米 1/32 33.625 印张 870 千字

1994 年 3 月第 2 版 1995 年 1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5140

ISBN 7-5048-0385-5/I·65

全套定价:(上、下册)29.80 元

逐鹿陝川康

(卷四)

第六十一回 日本投降 胡宗南图占华北 出师失利 马法五兵败邯郸

关于辽沈战役、平津战役、淮海战役、渡江战役等等的内幕和过程，我已经在“关内辽东一局棋”、“酒畔谈兵录”及“金陵残照记”三书里详细地写过。至于当年西南战场的情况，我在“金陵残照记”中虽略为提及，但除了川康将领刘文辉、邓锡侯等起义内幕之外，别的许多情况都没有谈；尤其是西北战场的情形，更几乎未曾涉及。而当年的陕北之战，关系固颇为重大，经过亦最具戏剧性。更因延安为革命重心，举世瞩目，其时一方面主动撤离，实出于有计划的行动，战略政略，都具有惊人的远见；一方面则侥幸进侵，复进而作架空说梦的宣传，自欺欺人，不但制造了天大的笑话，且从其狂喜狂吹的情况中，充分现出战略政略的近视与盲目。两相比较，实在很有意思。

当时，蒋介石把侵占延安当作是军事和政治上的极大成功；但他的对方，却认为即使他侵占了延安，“亦无损于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”，甚至于“有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”。后者这种预见，最初还有人以为不过是强自解嘲，可是历史事实作了最好的证人，证明它的正确。他们自延安撤出后，只以二万余人，与胡宗南的精锐十五万相周旋，去则速，来则突，声东击西，此围彼歼，竟弄得胡宗南晕头转向，无所措手，先则以小挫，继则以大败，不过一年左右，已经精锐尽丧，造成战史上的一个空前奇局！

尤以其中的沙家店之役、宜川之役，进退攻守，诡变时十分诡变，厉害时十分厉害，极能表现他们在战略战术运用上的大胆与灵活。而他们的首脑中枢，在整场战事进行期间，在敌人兵力居于绝对压倒优势的情况下，在交通工具近乎原始的条件下，始终行止于距敌人不过二三十里的地境，运筹算断，指挥如意，料则屡中，战则屡胜，更是大奇而特奇之事。此中情况不但极堪玩味，而且意义深长。

至于与他们处于敌对地位的胡宗南，自奉蒋介石之命封锁边区时起，兵力日多，权势日大，组织日密，信任日专，军、特务自成一套，装备供应优居一等，人力财货积聚特厚，凡此种种，均非其他蒋军将领所敢望其项背。蒋介石固倚之为防共反共之长城，而胡宗南也自视甚高，狂妄不可一世。但一与解放军在战场相见，几乎料则必错，战则必败，不断地兵歼将毙，手下四五十万人，两三年间，由陕北而陕南，由陕南而川北，由川北而川西，一败再败，一逃再逃，志大才疏，情况狼狈，究其实际，不过是一个可笑的小人物。他最积极地执行蒋的反共政策，而他的最后结果，也成为蒋介石大陆政权的送终哀曲。所以，胡宗南的溃灭经过，也就是蒋介石的最后溃灭的经过。

上述种种，就是本书的主要内容。而本书的开头，却要从日本投降，胡宗南进军华北、抢夺胜利的果实说起：

一九四五年八月，日本宣布投降，抗战八年，胡宗南这位“福将”，没打过几次小仗，已经“完成任务”。

其时，胡宗南已接到蒋介石的密令，要他准备“受降”，胡的野心亦因而愈炽。于是他立即派人前往华北地区，与伪军联络。他们在美军的一个少校陪同之下，在八月十二、十三日前后，在北平和通州之间空降，与伪军“华北绥靖军总司令”门致中的总部接洽。不久之后，门致中即派其“总部”的“宣导局局长”邵青，乘蒋军飞机飞渝见蒋。蒋在重庆上清寺“官邸”接见邵青时，叮

囑道：“你们要守住华北各大城市，安心地等待国军。政府是宽大的。特别是对北平、天津、保定、济南、唐山等大城市，必须加强防守，不要为坏人所乘。”一方即令胡军东进。

另一方面，胡宗南在军事上，亦赶紧作好部署，其准备是：以第一军之七十六师及马法五的四十军去河南，接受郑州、洛阳，占领津浦、陇海两线枢纽，以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及第十六军、第三军渡河入晋，循同浦路、正太路向北，沿京汉路挺进保定、北平、天津受降；还准备派出先遣部队直出山海关，染指东北。为此，胡宗南以陶峙岳守新疆，李铁军驻甘肃河西走廊，李文挺进华北，窥伺察绥，第一师去晋南，董钊留关中，高双成踞陕北，祝绍周、文朝藉、谢辅三等守陕南；而胡自己则坐镇西安，等候时机成熟，立刻进驻北平。只要看看他这一番“壮志雄心”，就可以明白：他是想趁日寇投降之机，借收复失地之名，劫夺胜利果实，大肆扩张势力，不止逐鹿中原，且欲独霸北国。

于是，三十四集团军的第一梯队——由李正先率领的第十六军，遂于八月下旬，由陕东平民县大庆关渡过黄河，在山西永济登陆，准备沿同浦线经运城（日寇第三十七师团驻地）、临汾北进。

胡部第三军罗历戎部，本来驻在甘肃定西，归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董钊指挥。胡宗南电限该军急开陕西合阳，到陕后立即改由潼关渡河北进，改归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李文指挥。

罗历戎因为此行任务不明确，便到西安向胡宗南请求，并谈有关增强装备的问题。胡说：“武器装备需要重庆运来，时间不许可，目前不会有什么大战事。你们到了华北有了海口，一切补充无问题，有的是美械装备。目前主要是争取时间，行动越快愈好。”

罗历戎又因第三军原辖的第七师，驻在陕西商县，第十二师则在兰州担任警备，因又问胡：在该军北开时，这两师是否归还建制？

胡说：“你们先渡河，十二师暂留兰州，第七师归还建制。你

到山西运城后，另拨部队归你指挥。十六军李正先部已到运城。目前形势很好，到了华北大可有为。”那时候，胡宗南为了进入华北，扩大反共势力，增加个人资本，调兵遣将，有急如星火之势。

这一来，可使阎锡山这只老狐狸紧张起来了。山西是他的老巢，也是他的好地皮，好不容易抗战结束了，他正要恢复自己的“失地”，拿回自己的“钱柜”。现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却要开入山西，虽云只是假道而行，又哪能担保他们不会留恋不去，反客为主？是以半推半就，疑虑重重。蒋介石再三与阎洽商，但阎表示：“抗战八年，山西境内的铁路公路均受到破坏，大军过晋，粮秣补给和交通运输，均感困难。”总之，支支吾吾，表示并不乐意。

阎锡山和蒋介石之间，在历史上经过多番离合，矛盾一直存在，这不必细说；而在抗战期间，胡宗南在西北大事扩充军队，又收留过阎锡山的高级军官（军、师长）李名鼎、陈光斗、李涛、李德庵、王辅等等，分别安插于第一战区和军校第七分校，以作为日后运用的棋子。后来且在山西组织过所谓游击纵队。凡此种种，都曾引起阎老西的强烈不满。他此时听到胡部又要入晋，心中的疙瘩，自然只有增加。因此，当胡部十六军进入晋境时，阎即暗中指示其第十三集团军王靖国所部，沿途加以阻挠。阎军的高级军官，在与胡军的军官谈话时也表示：“你们军队过山西，最好不要进入城市。如需要进城，我们要电报阎会长允许同意，否则我们将会受到处分。”可见双方矛盾之尖锐。

处此情势之下，胡军的前卫负责人，只得向阎军一再交涉，并表明山西归第二战区受降，胡军只是奉命急进华北，过晋纯属假道，一到榆次就向东出娘子关，不会有误。请王靖国电告阎锡山。

等胡部三十四集团军的总部开抵榆次时，已经是十月，那时阎锡山也已回到太原，李文便前往太原见阎，阎才假意示诚说：“你们来得快，很好。河北需要部队接防，接受日本军队投降。你们是我们的前方，我们是你们的后方。我们可以帮办一些后勤，你

们需要什么，可以告诉我。”面子上的话虽然好听，心里头却是貌合神离。而事实上，胡军为了假道问题，用电报、人员往返协商，足足搞了半个月以上，才算勉强解决。

于是，胡部乃得开往华北，十月底，第十六军和第三军遂进抵石家庄。

十六军和第三军先后抵达石家庄后，改归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指挥。此时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已先由空运抵达北平，由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指挥的部队，包括第四十军、第八军、第三十军，沿平汉路北进，亦已侵入解放区，到达磁县附近。

蒋介石本以为可趁“接收”、“受降”的名义，使其军队占领解放区，消灭解放军。岂料马法五指挥的部队，在侵入汤阴、磁县等地之后，却遭遇到刘伯承将军的阻击，结果在邯郸地区，被歼了七万多人，连马法五本人及其他军、师长多人，均被活捉。

在情况紧张时，孙连仲急电李文派第十六军南下增援。但当该军先头部队到达高邑时，马法五的第四十军已经全部被歼。第十六军不敢再进，乃又缩回石家庄。

本来，在马法五被歼之前，照孙连仲原定的计划，是将石家庄交由他去受降的。马被俘后，乃改令李文负责办理。

石家庄乃华北交通枢纽，系平汉路、正太路、德石路与石津运河必经之地，又是军事要点、河北中部的经济中心及山西进出的通路，地位十分重要。蒋介石深怕这个战略要点落入解放军之手，故特指定由嫡系的胡宗南部队固守。

李文办理受降之后，遂将其三十四集团军总部及十六军开往北平。石家庄防务，即由第三军担任，并以该军三十二师师长刘英，兼任石家庄警备司令。而以第七师担任外围警戒，游击第十一纵队及由伪军改编的第五纵队共六千余人，也拨归第三军军长罗历戎指挥。

罗历戎接受任务后，其防务地区划定为：东至藁城，南至元

氏，西至井陘，北沿平汉路到望都。他们不断增强防御设备，加强工事，并将日伪时期石家庄的封锁壕加宽加深，增设碉堡，又在市内构筑核心工事，在飞机场增添外壕和碉堡，积极把石家庄变为坚固的战略据点。

蒋介石既然一心要从事内战，战争就继续进行。打到一九四六至四七年间，石家庄至保定铁路，望都、新乐和正定的交通，都先后被解放军截断了。随后正定解放，十一纵队被歼，第七师的第十九团前往增援，又遭遇到同一的命运，第七师副师长刘海东，且于是役被俘。在他们被歼之前，井陘和获鹿两县都已宣告解放。罗历戎处此情势之下，被迫放弃外围据点，固守石家庄和飞机场。到此，交通只依赖于空运。马法五的命运，又逐渐迫近罗历戎了。

蒋介石为了打气，曾令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、北平地区空军司令徐康良（胡宗南学生）派空军到石家庄，举行陆、空联合演习，借以鼓励士气。一面又把由地方武装“还乡团”抓来的中共地方人员公开杀戮，加强血的镇压。

同时，罗历戎又将各县“还乡团”加以组合，请河北省府增拨武器，加强装备，以充实地方武力。并将冀南天主教区神甫雷震远等四百多人，组成一个天主教营，经过军事训练后，发给武器，归军部参谋处指挥。由他们利用宗教组织，负责刺探解放区情报和从事游击活动。

雷震远是国际间谍，与雷鸣远一样，都是披着宗教外衣而干其反共“事业”的家伙，与“军统”的关系密切。他们在中国，利用教徒深入各地，搜集情报。抗战期间，雷鸣远曾假借军委会战地督导团名义，到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去活动，戴笠除了派人参加进去工作之外，还派有两部无线电台，随他们一道前往，随时传达情报。“军统”去前方的便车，也常常替雷鸣远他们带人和带东西。一九四〇年六月，雷鸣远在重庆歌乐山中央医院病危时，戴笠曾亲自跑到市内去为他找人参与玉桂。雷死时，戴又亲自送

去一口昂贵的楠木棺材，可见他们与“军统”关系之深。

一方面因为戴笠与胡宗南的关系，一方面又因为在抗战期间，雷鸣远曾率同其晋南教区的医院人员，投入第三军野战医院工作，所以他们对胡宗南部队的关系特深。等到这回第三军进驻石家庄之后，雷震远就常从冀南地区到石家庄来，与第三军的人来往，并随时讲述他们在冀南反共、反人民的工作情况。因此胡军对他颇为信任，后来就由雷同教徒四百多人，组成天主教营，归第三军参谋处指挥，事实上成为胡军的一支特务部队。

第六十二回 局势紧张 蒋介石急开会议 援兵不到 罗历戎终于被俘

罗历戎的第三军踞守在石家庄。到一九四七年四月中旬，听说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将军的部队有来攻的消息，立即请求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和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派兵增援。北平方面只答允从十六军二十二师中，抽调一个六十六团空运前去。另一方面，罗历戎又将被困情况电报西安胡宗南，请求设法援助。

但其时，正当胡宗南侵占了延安之后不久，主力完全被粘在陕北，再也不能动弹。而且李纪云旅在延安东北的青化砭被歼，李被活捉；麦宗禹旅在延安以北的瓦窑堡附近被歼，麦亦成了俘虏。如此败讯频传，胡宗南更哪里抽得出兵力来？因此他复电罗历戎道：“增加兵力可就近向北平请求，石家庄既有一军兵力和强固工事，防守应有把握，否则只有毁灭！”不但无兵可调，而且大发脾气。这位“西北王”也确实草包，当十六军和第三军由陕渡河东进时，他还自吹过“到了华北大有所为”；在三月中侵占了延安之后，更是不可一世。曾几何时，却已如此泄气了。

从此之后，胡军东调部队：由李文指挥的罗历戎第三军和袁朴（原为李正先）的第十六军，就被困在华北，不能再动了。

当时华北战场的蒋军，计有三十四集团军李文部的第三军及十六军，牟廷芳的九十四军，侯镜如的九十二军，林伟俦的六十二军，吴啸亚的青年军二〇八师，段的独立九十五师，汤毅生的交警总队。热河地区还有一个石觉的十三军。这些蒋军，自转入

一九四七年以后，便日趋被动，处处挨打。第三军在石家庄，更陷入孤立状态了。

到了秋天，解放军有进攻保定、截断平保交通、孤立北平的趋势，孙连仲与蒋介石一再商讨对付解放军秋季攻势的办法，十分紧张。跟着，孙又到石家庄视察，当面指示罗历戎及石家庄市长尹文堂等，要协力加强工事，固守石家庄，牵制解放军。并说解放军正准备切断平保线，使石家庄和保定同陷于孤立。因各战场均告吃紧，无兵可调云云。

十月上旬，蒋介石到北平召开华北军事会议。到会的有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、副主任吴奇伟，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、副司令长官兼北平警备司令陈继承、参谋长宋肯堂，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、副司令长官邓宝珊，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李文，十六军军长袁朴，第三军军长罗历戎，新编第二军军长池峰城，十三军军长石觉，九十二军军长侯镜如，九十四军军长牟廷芳，青年军二〇八师师长吴啸亚，第七师师长李用章，三十二师师长刘英，二十二师师长冯龙，九十四师师长陈鞠旅，一〇九师师长周士寅，九十五师段师长，总统特派视察官罗奇，国防部第三厅厅长罗泽恺，北平兵站总监吕文贞，空军副司令王叔铭，空军华北军区司令徐康良等等，共四十余人。

开会时，先由各军军长报告了驻地的敌我情况，然后由蒋介石讲话。蒋讲了国内形势及解放军情况后，特别要各军注意部队的训练和防守，不时出击，争取主动。随即由李宗仁讲话，他号召各军、师长遵照蒋的指示，完成这次会议的任务，有计划、有准备地作好秋季作战准备。

会议后的第二天，罗历戎随李文一起去见蒋介石，详细地报告了石家庄的防务情况，以及持久守备石家庄在粮秣补给方面的种种困难。蒋问：石家庄有多少工厂、物资？有多少机车？罗说：机车有百余辆，有纺纱厂、发电厂、机车修理厂等等，但机器大

部分已经陈旧。

蒋说：“石家庄应该固守；可将第三军抽调一个师到保定，加强机动部队。”蒋一面在固守石家庄，一面又要把驻石部队北调，可见在兵力上，已感到捉襟见肘了。

李文这时说，保定需要机动部队，可将二十二师的六十六团一同调去。

蒋又问：“北调部队由谁率领？”

罗历戎因为早就感到守石家庄的下场一定不妙，很想乘机脱身，因道：“可由我带他们北开。”

蒋说：“可以。关于尔后部队行动计划，你们可同罗泽恺商量。”就这样，作出了抽调第三军主力增援保定的决定。

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二日，孙连仲派了一个高级参谋，带同命令到达石家庄，要第三军限期作好出发准备，以四天行程到达保定。同时，并附有假命令一纸说，令第三军开往河间，以防真实行动暴露。

罗历戎接到命令之后，即作了如下的处置：

一、封锁石家庄外壕进出口，行人只许进，不许出，以防消息外泄。

二、准备留下三十二师，并将配属该军指挥的铁甲车两列、战车一连、炮兵一连、汽车一连，拨归三十二师师长刘英指挥，继续固守石家庄。

三、令第七师与二十二师的六十六团和军直属部队，在十月十四日以前完成出发准备，携带四日以上粮秣，并发给部队以冬季服装。

在部队开拔之前，罗历戎曾考虑到：由石家庄到保定，要经过三百六十多里的地区，也会发生情况。但据当时的了解，在保定以南，没有解放军的正规部队；而且保定以北的徐水，战事刚刚发生，故判断在北开途中，不可能发生大规模的战事。如果有

问题，也是在定县以北的地区，不过过了定县，与保定已距离不远，和友军的呼应也便利了，所以敌情顾虑不大。

于是，第三军第七师附二十二师的六十六团，与军直属部队共一万七千余人，于十月十五日午后一时，由石家庄北开，连续三天行进，都没有发生情况，到第四天下午进至定县以北清风店附近时，问题来了！

约为下午三时半，他们发现蒋军飞机一架，由北向南飞行，到达第三军北上部队上空时，便作低飞盘旋，不一会，投下通信袋一个。

罗历戎打开一看，只见上面写着：“北上第三军指挥官注意，我们发现大部共军南下，距离你们不远，请即作战斗准备。……”这飞机有如不祥之鸟，终于把噩耗带来了！

大概二十分钟以后，又有由北而南的飞机一架到了上空，又照样的低飞盘旋，照样的投下了通信袋一个，内容写的是：“我们发现共军大批密集部队南来，距离你们很近，请第三军急作战斗准备。”

照罗历戎的原定计划，当时的宿营地点是望都。但接到了两次空军通信袋后，不得不改变计划，改在清风店附近东南合和南北合四个村庄宿营，并饬各部紧急构筑工事，准备战斗。并即将空军投报及扎营备战的情况转报北平的孙连仲和李文，请他们速运粮弹前来。

孙连仲接电后，即派了两架运输机，于下午四时许，飞到第三军宿营地上空，投下弹药和饼干等物。

再过一小时不到，即下午五时左右，前方警戒部队已与解放军开始接触，枪声由远而近，由疏而密。战至晚上十时左右，罗军第七师十九团宿营的村庄，已被解放军攻破，该团大部分官兵被俘缴械。少数人逃出来，逃到了二十营的宿营地南北合村及军部所在的西南合村。罗历戎当饬十九团团长柯民生，赶紧将逃出

的官兵收容整理。

战至午夜之后，第三军军部亦受到解放军炮轰，有数人伤亡。彻夜战况激烈。

好不容易才支持到天亮，到了二十日上午九时，罗即将夜来战斗情况，报告孙连仲和李文，要求速派援兵和空军前来助战。后得李文复电说：即调部队南下。

但罗历戎等了一天，未见援兵到来。

由于粮弹缺乏，战况危急，罗历戎不敢再等，乃在二十日午夜十二时，作了突围的决定，并向三十四集团军总部报告。

随后又接到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李文的复电，说援兵已由保定派出，在午夜十二时分乘汽车出发，约二十一日拂晓可到，叫罗历戎坚守待援。罗的突围计划因而打破，速将保定援兵将到的消息转达各部，借以打气，同时命令他们死力坚守。

但到了二十一日拂晓，所谓南下援兵，仍然只影未见。

援兵不来，解放军的压力又有增无已，打到早晨六时半左右。罗历戎的第三军军部驻地，即为对方所突破。

是时，罗历戎等人只余下一个念头，那就是——逃。

当罗及副军长杨光钰、副参谋长吴铁铮等人从军部走出来的时候，村庄内已经发生巷战，情况已极度混乱。杨、吴两人立即折回军部；罗则跑到第七师师部，与该师师长李用章一同向北突围。不久之后，李用章的右腿受伤，突不出去，成了瓮中之鳖。八时许，解放军冲到罗、李所在之处，把他们同时俘获。

到此，第三军第七师、二十二师的六十六团及军直属部队一万七千余人，全部被歼。其时，蒋军飞机四架还在战场上低飞扫射，但大局已定，清风店之战，已以蒋军的惨败而结束了。

这次战役，从十九日近晚打起，到二十一日早晨止，打了两夜和一天，自始至终，均处于激烈状态。第三军伤亡了二千余人，余均被俘。这是由陕境东开的胡军精锐第一次被歼（由李文带往

北平的十六军，其被歼过程，已详拙著“关内辽东一局棋”，不再赘）。

在清风店战役之前，解放军先在保定南北发动夹击，吸引石家庄的第三军部队北上增援。而清风店的迅速胜利，又大大削弱了石家庄蒋军的守备力量。这一战，不但显示了解放军战略上的高明，而且显示了他们已掌握到战场的主动，这正是解放军由战略防御阶段开始转入战略进攻阶段的特征。

罗历戎等在清风店被歼之后，该军三十二师刘英部队，更被隔离而显得孤单。二十天之后，解放军即续攻战略要地石家庄。

石家庄虽有永久性坚固工事，且有空军助战，但也只顽抗了一个星期，二万多人也全被歼了。至此，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已联成一片，使华北局面完全改观！

石家庄的攻克，也标志着解放军已通过了大城市攻坚的考验。

十二月底，解放军晋冀鲁豫太岳部队及西北野战军一部，又联同攻克了晋陕交通要冲的运城，歼灭蒋军一万三千余人。于是，晋西南也被他们肃清了。

到其时，就整个战场形势而言，已经到达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：解放军已经打退了蒋军数百万军队的进攻，并使自己转入了进攻。蒋介石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，并从而彻底破坏解放区的企图，因亦破灭。自此以后，战争主要地已经不是在解放区内进行，而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进行，解放军的主力，已经打到国民党统治区域去。从此，蒋介石的军事就开始走入下坡路，再也无法作根本性的挽救了。

这样的大转变形势继续发展，仅仅两个月以后，在西北战场上，即爆发了有名的宜川之战。这一战，是解放军与胡宗南精锐主力之战。结果，胡宗南损兵折将，受到了严重的震撼！刘戡的二十九军，包括两个整编师共五个旅，官兵三万人，全部被歼。军长刘戡、师长严明等人，亦于此役身亡！